

例刊告廣

第一二三三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刊刊費洋五角中縫全部  
洋一元八角登報照算封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  
說廣告面議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元二角半  
元一角全年二元二角半  
除外國各埠加寄費外大洋  
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  
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丸濁白發科  
此丸專治男女白濁...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海波藥  
樹皮丸  
此藥自發明以來...  
上海五洲大藥房

會蓄儲法中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衆開獎  
最爲得佳  
中國政府  
立案法國  
政府註冊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醫西  
製秘楷世張  
癰子頸膏藥  
功效  
此膏專治...  
上海五洲大藥房

脹臃  
妙藥  
此藥專治...  
上海五洲大藥房

秀清常異  
水藥毛眉生  
種髮生女婦  
此藥專治...  
上海五洲大藥房

丸瘰消應萬  
正威大藥房  
此丸專治...  
上海五洲大藥房

明發大的荒天破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此膏專治...  
上海五洲大藥房

館相照昌英  
遷移元旦開張  
本館自遷移以來...  
上海五洲大藥房

萬隆老棧  
特令冬  
本棧自遷移以來...  
上海五洲大藥房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丸保製秘氏安兜  
此藥專治...  
上海五洲大藥房



(翁丹)

愚 不愚

出金錢、購爲兒童玩具、積微成巨、不下萬金、蚩蚩者不移是惑、振濟怪、

( 魁 雁 )

同社陸君以時局城某公、信札仙最驚  
歲已未。曾以聞城某公、信札仙最驚  
歲已未。詩云：鶴聲南北不同時，離合  
悲歡各有之。莫問今年閏臘，歧中  
只恐又牛歧。當時真解所懸，于庚申  
歲，北有直隸之戰，南有粵桂之爭，  
岐中生歧之說殆然。則可謂奇矣。  
又聞一京友語：蜀人某君善扶乩，  
其在京時，有人譏之，請試其術，則  
杭革團（世職）讀復生嗣同皆降乩  
已而屈眾王（飛）云：有言子側者曰：  
「偉人來矣。」乩忽大書曰：偉人二字，  
辱我耳。甚今之所謂偉人名者，皆狐羣  
狗黨耳。而我非其倫也。衆爲色變。

平之達官顯宦，迷信乩術者，  
比皆是。蓋亦有鑒于斯言乎？

又聞都中某地，有鸞閣數所。其前  
政總長以留學生入官，卽世所稱  
四大全剛之一也。有人詣此鸞閣  
者，請觀某總長之前身爲何人，其  
作衙已。乃其總長之妻行燈之，皆爲  
國國王。以萬德行之泰行燈之，皆爲  
似誠可信。蓋其過去生中，抱侵略  
國之志，而未獲盡償，故至轉判  
後，猶能受苦生畜國之鬼，其陷順車  
雖然，我炎黃矜奮之鬼又焉往？曷  
亦託生人國，爲我一雪此恥，以爲

日本社代傳北京出版之  
春明日刊

執筆者爲凌雲紅葉海鳴謝麗小隱  
南雅半夢病蝶等數十人郵寄每份  
二分每月四角五分門市每份銅元

正月，中、各遊戰場、生意最佳、遊一聲甚慘、由劇場後面

趙女士和錢生結婚已十年了，他們的愛情，總算是深厚的，十年之內，沒有一回反目的事。人家多羨慕他的家庭幸福。

有一天，錢生和他的兄弟談心，所談的話如下：

（錢生）你以為我們夫婦很和睦麼？其實不然，不過事已如此，不得已要相愛了，若說他的性情，完全和我相反的。

（他的兄弟）哥哥，你說這種苦況，我也略知道些，這樣敷衍，終沒有個好結果，我們的先生，學識很好的，讓我去問問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困難。

（錢生）那麼便託你去請教罷。

又有一天，趙女士和他的妹子談心，所談的話如下：

（趙女士）你以為我們夫婦很和睦麼？人最盛，華禍亦最易。余半昔九遊人，最多之施，恆不傾倒，不啻囂囂也。故自元日之後，即絕跡於遊戲場，初四日因友人吳君以電話相邀，往城南觀金少梅之劇，不獲已，於晚晡九時往，入劇場，則見座客擁擠不堪，無從覓一立足處，急往回莊，至空曠處聽大鼓，不移時，大鼓已畢，莊君復入劇場尋吳君，余則外新劇場後台閒談，未半句鐘，忽聞外面人聲嘈雜，探之則曰：「劇場中接人打架，男女老幼，呼喧相撲，向班了。」急出視之，則見游人紛紛向外擁擠，男女老幼，呼喧相撲，妻兒兄弟，祇狀至狼狽，警察及兵士，紛紛內外奔飛，似其忙迫，余立路傍，不視，俄見一年約四十餘之婦人，着黑衣，體甚肥碩，為一人挾扶而去，似已受傷，但非重傷，故尚勉強而行，余再返身入新劇場後台，台中則去，探之傍觀者，則人傷及男女老幼，尚無大礙，先見吳君，向吳君皆不見，更候候，意其聞警先行，車出，至則曰：「甫先生來，則曰：『甫心為釋然，急登車至莊，與話向余，謂大焉，相語而後，乘車入劇場，尋吳君，吳君亦不敢前進，即見對面正中樓窗，忽有窗簾，幸樓僅掛，故受禍未甚多，云：『傷者皆是女客，客客已先行出外，』」

馬二先生（先生）  
以電話至君寓相尋也、  
莊君又曰、方樓垺時、人並不知何  
、治會百見、下即了者、豈見是樓

「有壓死者，可知此輩愛重尊嚴及莊君」內處刻評，仍無蹤跡相候。乃亦外門相候，則莊君寓別莊主，已歸寓矣。」問：「曾見莊君否？」曰：「我二着，又登樓，以裏面已是人聲裏面已是人聲此時尋君（指余）返打劫，若知君等當必無害出來，心中大出於大門外。

如府尊堂上無往者，秩序體統大亂，在此亂烘烘時，有趁機搶奪衣物者，為警察捕去，人至受傷者若干，有無致命者，尚未定言清楚也。」余意此事發後，社會上或可得一有益之教訓。

一、凡遊人最易熱鬧去處，以不三游戲場所之建築，宜嚴加取締，務須堅固。

二、遊戲場及劇場座位，宜有限，不得任意加增。

四、凡無太平門之劇場，不宜加其擁擠，亦是極危險之一法。

五、又想道：「北京警察當局，祇知制男女不許同座，以干風化，不顧游人的性命危險，於座客輕微的限制，却并不注意難道說男同年舊話正月初四夜十二時

夜、兵四出、集麻袋數百、議於次、夕  
廣掠城市、而後散走、司令則謂將  
寇不復問此間事矣、紳皆喜有、

浙屬其禍。爲府治。一司令擁兵駐  
攝。幸實元正初二。兵與紳民。聞  
於播場。兵有二三。傷其一。一則不  
所之。紳民奪得兵之軍服三襲。二傷  
兵。聞營。述其事。衆兵大怒。使傷者  
爲導。返播場。時紳民憤勝於兵。正  
恨之。而指知於衆也。兵既復勇。尤  
呼唾去。而紳死者爲紳。大憤。廳查  
司令。必使窮究嚴治。以償紳命。亦  
則將司令。控於京。一司令得書。亦  
大憤。返查。謂子之兵。亦亡其。如  
能聞之。始可治死紳者。紳再馳書  
司令。司令益憤。兵聞欲罪兵。與

毀家室。始大懼。通知事公出於初  
之晨。無關於中者。正務倖聞。而  
知事歟。聞紛變。亟請司令。司令曰  
如紳必欲窮治。則予行矣。兵之安  
予不負也。如紳不究。則予兵之  
予亦不究。地方治安。一人任之  
知事退言於紳。紳已懼亂。遂棄  
不再究。知事復告於司令。司令乃  
士卒。聽以利害。而是夜之亂遂  
以一兵一紳之死。幾使千萬紳逐  
焚殺擄掠之慘。嗚呼。兵與紳之念  
誠今之最大最害者歟。然而小民  
已兵亡而司令不究。惡祿位之不  
也。紳死而紳不究。惡家室之不保  
小民之免塗炭。猶幸賴司令之祿  
與紳之家室耳。小民豈足道哉。

李福祿著  
李福祿著  
禁止轉載

(二)  
(○)  
(三)

李涵秋  
禁止轉錄

第五回 姑婦勸教家庭多故

男父交際門戶公開  
個朋友，因為久慕貴家名山古利、輕的妙尼，人村出資，與別的地方同，是以不辭冒昧，前來拜謁。今得接芳筵，殊感平生之雅意。」此時紫衣道：「這位少年，只管和法蘭治、早然起酸溜溜的醋來，低下頭來，眉不語，偏生那個少年很是多情，坐在旁邊，這位小姐是誰？」紫衣道：「這便是我小堂兄夫婦他們路發。」小藍容整入了位一位少年進來，迎迎接聲時引入一位少年進來，玉貌風度渾然，紫衣不吃吃了一驚，口誦好低微向擠開口喊他做程少爺，怒罵罵罵罵罵了擠開口罵他做程少爺，忍得不曾叫出來，那少年已溜過眼，倒拋撇不去的，向法蘭身上打量，只見他修行的僧尼，身穿白衣，水田袈裟外，套着玄色摹本背心，越顯得風流瀟灑，便笑問道：「這庵裏的住持，想是師父來了，還不曾請教芳名。」法蘭見那少年這樣賞識他，早樂得心花怒放，忙忙的請那少年向上首做位，自家說了名字，又問那少年姓甚，少年笑道：「姓李，又問那少年姓名，少年道：「單名德字。」近從日本留學回來，道經貴地訪快請他進來罷，不怕師太笑。」這幾天把我小心窩裏都想熟了，小藍既是程少爺來了，你便不必去請他們罷。」小藍沒有這閒工夫陪他們路發。」小藍容整入了位一位少年進來，玉貌風度渾然，紫衣不吃吃了一驚，口誦好低微向擠開口喊他做程少爺，怒罵罵罵罵罵了擠開口罵他做程少爺，忍得不曾叫出來，那少年已溜過眼，倒拋撇不去的，向法蘭身上打量，只見他修行的僧尼，身穿白衣，水田袈裟外，套着玄色摹本背心，越顯得風流瀟灑，便笑問道：「這庵裏的住持，想是師父來了，還不曾請教芳名。」法蘭見那少年這樣賞識他，早樂得心花怒放，忙忙的請那少年向上首做位，自家說了名字，又問那少年姓甚，少年笑道：「姓李，又問那少年姓名，少年道：「單名德字。」近從日本留學回來，道經貴地訪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個朋友，因為久慕貴家名山古利、輕的妙尼，人村出資，與別的地方同，是以不辭冒昧，前來拜謁。今得接芳筵，殊感平生之雅意。」此時紫衣道：「這位少年，只管和法蘭治、早然起酸溜溜的醋來，低下頭來，眉不語，偏生那個少年很是多情，坐在旁邊，這位小姐是誰？」紫衣道：「這便是我小堂兄夫婦他們路發。」小藍沒有這閒工夫陪他們路發。」小藍容整入了位一位少年進來，玉貌風度渾然，紫衣不吃吃了一驚，口誦好低微向擠開口喊他做程少爺，怒罵罵罵罵罵了擠開口罵他做程少爺，忍得不曾叫出來，那少年已溜過眼，倒拋撇不去的，向法蘭身上打量，只見他修行的僧尼，身穿白衣，水田袈裟外，套着玄色摹本背心，越顯得風流瀟灑，便笑問道：「這庵裏的住持，想是師父來了，還不曾請教芳名。」法蘭見那少年這樣賞識他，早樂得心花怒放，忙忙的請那少年向上首做位，自家說了名字，又問那少年姓甚，少年笑道：「姓李，又問那少年姓名，少年道：「單名德字。」近從日本留學回來，道經貴地訪

(未完)

者皆是女客

部見吾國舊戲，確有價值，固無待論，且常爲之呼冤。此  
 際，舊戲因被有一種不佳之形式所累，致淪爲瑕玷。此  
 實今之言改良者之責。如過場太零碎，不便布置，又外  
 場無秩序，間人與戲角混立一處，又武戲常常過激之  
 處，色彩至於凌亂，以上三種障礙，每日皆不能免。而過  
 場劇散節於無行之力，致戲者上之狀況陋劣不堪（一）  
 此，知之者又無行之力，致戲者上之狀況陋劣不堪（一）  
 少看外國戲之中國人，無此觀念。外國人見之，不不禁  
 厭。如能將三頁力改良，吾國戲之趣味精神，豈不  
 加一倍豐富。真可惜之甚者也。近新年雜誌，社年攻擊  
 舊戲，其最不容者，爲戲謂爲唱工，爲鑼鼓，是等新學  
 家之識解，真堪捫腕。而與新年者宣戰者，其常識更通  
 一籌，誠不能勝，可恥孰甚。近半年來新年者亦有爲  
 反對鑼鼓之說矣。近人更有議及戲中人，何以上場念  
 引念詩者，皆其食新學家之流弊，毫無知識之批評，可  
 憐人也。然鑼鼓之廢置，無庸廢棄之理由，以觀之，無爲  
 發揮者，我輩應小體諒之，以其體之說法，大爲不  
 應而詳論之。揭出標準，昭示國人，其功較之零碎批判則

宣統元年  
 成都  
 李都

知君等皆必無的限制，却并不曾注意，難道說男

歐遊不可以道里計也。如舊方釣鯨一進宮，直是獨霸  
歐洲。布景戲，如照開觀畫珠砂痣之類，略改場面，而  
於布景，往年上海報界，有謂舊戲不必有景，此與由中  
演戲何必與外國人有同妙解。抑思戲至於不能布  
景，而不曰非特武師可言說，不曰宜改良場面，以廣  
入活景。去年致函歐陽予倩，曾力勸其提倡，未得  
覆。願冀茲報知其嚮與之合而詳陳（兩上書於友道情  
俱不見覆，可惜！就中細情，雖不知確知，然為友道惜  
吳楚名士氣，歐是，是鴉度氣混在一處，難保不傷文  
九年前所見如是，今不可知矣。）歐去夏來函，於藝  
園之建造，亦極言之甚大。鄙見歐出身究異於常人  
之，亦見虛塵之惑人太深，似非無心出者：終經不能  
稱思想文字，亦可逗愛之者不妨諦諒誤於常人。  
最上揭破面皮，或於彼自新之路，反生阻力。我為  
不易得乃弁舞臺，并執事善不以私情蔑視公論也。

舊戲之精粹，固不全在跳工，而主張廢之者，又必  
辭我問題，仍是迎合特別思潮之一種客氣話也。爭之  
於人，我於世，亦有特別見解。尋常寫出呈正，  
上期整間亭之雙字，有誤排夏字處。特此